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〇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舊唐書諸儒傳續	五代晉·劉昫	原著		一
新唐書諸儒傳	宋·歐陽修	等著		一〇三
舊五代史諸儒傳	宋·薛居正	原著		二八一
新五代史諸儒傳	宋·歐陽修	等著		三二五
宋史諸儒傳	元·脫脫等	原著		三四七

舊唐書諸儒傳卷三

孔穎達

司馬才章

顏師古

劉蕡

褚無量

孔穎達字仲達^①，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笱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嗇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



儒藏

舊唐書諸儒傳

卷三

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



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是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揆辭颺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爲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舊唐書》卷七三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瑯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摠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利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無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旣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



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遽棄宜深自諷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旣負其才又早見驅策東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甚中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二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于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

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禮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匹。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尠譴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疑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實乎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僞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空罄，黃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

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斂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冀臻治平。^④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袂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



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
不悉心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
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謹直而受戮者
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
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
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祇
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也。
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且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
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
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雍而不得下浹。欲
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
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富家平。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
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
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

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情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翳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非存亡之變。^⑤臣請披歷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王^⑥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



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
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
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
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百世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
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罷黜左右
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
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
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
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
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
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
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
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
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閹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盜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戰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